

试论认识情态副词“保不 X”的形成

李 佳樑

要旨

「保不准、保不住、保不定、保不齐」のような、がんらい「請け合えない」という意味を表す動補構造である「保不 X」は、「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った認識的モダリティ（蓋然性）の意味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る。しかし、その新しい意味機能まで辿り着いた経路やメカニズムについては未だ解明されていない。そこで本稿は2つの経路を提案する。まず、モダリティ表現としての「保不 X」は、動補構造の「保不 X」が疑問形式を持つ節を目的語に取るという特殊な統語環境を経て、意味の変化が起こることである。その中で、否定と焦点との相互作用のため、及び疑問と不定とは形の上で区別がつかないため、意味拡張が起こったと思われる。もう一つの経路というのは、動詞の項と接続詞が両方とも省略された仮定複文に「保不 X」が用いられることにより、再分析が起こり、結果として蓋然性を表せ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文法化， 疑問， 焦点， 否定， 複文

1. 引言

1. 1 “保不 X”の多义现象

本文将“保不准、保不住、保不定、保不齐”概称为“保不 X”。“保不 X”在以下各组的 a 句和 b 句中的意义不同：

- (1) a. 听人说打胎闹不好会死人。还说，不死以后也生不了啦！再说，俺妈孩子就少，闺女象妈，我怀一胎不容易啊！还有，也保不准能打得下来呀！（冯德英《迎春花》）
b. 他说，虽然我是单位里属于年轻肯干的一类人，但也保不准就减下来，明摆着人多粥少，谁该谁不该？（1994 年报刊精选）
- (2) a. 就是一次打胜，也保不住不引起将来的失败。（老舍《蜕》）
b. 窝囊废未见得肯长干下去。他没长性，保不住还会生病。（老舍《鼓书艺人》）
- (3) a. 阿弥陀佛，我保不定别人不安着这个心，我可不那么想。（张爱玲《金锁记》）
b. 丁组学生的程度还干不来这东西。这准是那三个旁听生的主意，保不定有韩学愈的手笔。（钱钟书《围城》）

- (4) a. 文学青年的稿子也许会被退回; [中略]谁也保不齐在那等待着我们的终点上不会落伍、失败甚至被淘汰掉。(刘心武《起点之美》)
- b. 早几年去堕胎, 光看那手续就够繁琐的了: [中略]就算你一切合法, 也保不齐挨医生护士们的一顿白眼。(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从“保不 X”的语素构成方式来看, 它是一个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式, 字面意思应该是“不能(完全)保证”, 上面 4 组 a 句中的“保不 X”表达的正是这一意思。然而各组 b 句中的“保不 X”却不能这样理解, 它们的意思是“难免、可能”, 相当于一个表示盖然性的认识情态副词。

“保不 X”的这两种不同意义用法虽然已经为人们所意识到¹⁾, 可是就所见文献而言, 目前似乎还没有哪项研究就这两种意义用法之间的联系和引申关系给出过令人信服的分析。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

1. 2 本文的观点和构成

我们认为“保不 X”从“不能保证”到“可能”的语义变化所经历的是语法化, 更确切地说是情态化的过程, 而现有的逻辑隐涵框架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一变化。下面首先将在第二节描写“保不 X”的两种意义用法的特点, 确认从“不能保证”的“保不 X”到“可能”的“保不 X”这一语义引申现象的存在。在第三节中, 将就这一语义引申所经历的路径提出两个假说: 第一是单句内否定与疑问焦点的互动引起语义变化, 第二是假设关系复句的偏句发生重新分析。第四节是总结和余论, 给出“保不 X”在整个汉语认识情态表达系统中的位置, 并探讨“保不 X”的“否定羡余”现象的实质以及今后的工作。

2. “保不 X”的用法及情态化表现

2. 1 保不 X₁: “不能保证”

本文将“不能保证”义的“保不 X”记作“保不 X₁”。例(1)至(4) a 句中的皆为“保不 X₁”。“保不 X₁”在用法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 作出保证的主体在人称方面没有限制, 例如(3a)中“保不定”的主语是第一人称, 而(4a)中“保不齐”的主语是任指的第三人称。

第二, “保不 X₁”后所续的小句宾语一般不是不如意的事件, 如“成功堕胎”、“不引起将来的失败”、“别人不安这个心”、“不会落伍、失败甚至被淘汰”等, 这些都是符合说话人欲求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这些小句宾语多数含有对小句谓语进行否定的成分, 如(2a)至(4a)。不过当小句宾语是小句谓语整体的疑问时, 无所谓是否如意, 如(5)“‘转手货’是真是假”就不能在“如意/不如意”这一坐标上得到定位:

- (5) 据经营者透露, 他们的货有的是直接从工厂购进, 有的则是几经倒手的“转手货”, 连他们自己也保不准这种“转手货”是真是假。(1996 年人民日报)

2.2 保不 X₃: “可能”

本文将表示“可能”义的“保不 X”记作“保不 X₃”。例(1)至(4) b 句中的皆为“保不 X₃”。再补充一些用例:

- (6) 因为他们知道, 保不准里面一杯绿茶的价格, 够自己辛苦工作几天的。(1994 年报刊精选)
- (7) 这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保不住又是一部高蹈虚空酸儒沽名之作。(《读书》第 201 期)
- (8) 她说她一走进东厢时便发现小凤凰躺在血泊里了, 她自己一时也吓昏了。咳! 此刻她竟在我太太的房里哈哈大笑哩, 保不定真的会疯。(《读者》合订本)

与“保不 X₁”相对,“保不 X₃”也有几个用法特点。第一,“保”的词汇意义已经消失,不存在谁向谁作出保证,因此也没有作出保证的主体,(6)至(8)的“保不 X”前都没有名词或名词短语。即使“保不 X₃”前有名词短语,它也不可能解释为“保证”的主体,而是一个从小句宾语的主语位置移动到主句句首的成分,如(9),说的并不是“谁都不能保证……”,而是“可能谁都……”:

- (9) 金一趟摇头:“道长有所不知,人……人呐,这一辈子,谁也保不齐有点子揪心扯肝的事儿吧!?”(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也就是说,“保不 X₁”前面可出现作为保证主体的表人名词,出现的是语法主语,而“保不 X₃”前不能出现这样的作为保证主体的语法主语,只有言者主语。

第二,“保不 X₃”后续小句表示的绝大多数是不如意的事件,这一点也同“保不 X₁”形成鲜明对比。也有一小部分是中性的、甚至如意的事件²⁾,如(10)中“中南海里有三轮车”就不见得是不如意的事情:

- (10) 谈到三轮车的作用和广泛性,几位喜欢用小三轮拉着一车鸟笼子溜早的老爷子们不无自信地说:“这玩艺用途就是大,中南海里咱没去过,可是,我敢说,保不齐也有那么几辆呢!”(1994 年报刊精选)

第三,“保不 X₃”与其后的部分之间可以有明显的停顿或句中语气词,如(11)中“保不齐”和后续小句之间插有句中语气词“呀”:

- (11) 您是一片好意,这我知道。可是保不齐呀,您好心办坏事儿啊。现在全社会都在抓廉政,咱们这群众也得以身作则吧?(《编辑部的故事·甜蜜的腐蚀》)

2.3 “保不 X”的情态化表现

“保不 X₁”和“保不 X₃”的不同特点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不 X₁”可以重读,而“保不 X₃”不能重读。第二,“保不 X₁”有对应的肯定形式“保得 X”(虽然并非所有“保不 X₁”都有),“保不 X₃”没有,如:

- (12) 店里的包装固然漂亮,谁保得准里面一定是新茶,而不是陈茶?(何西来《老马识途不识茶》)

我们可以将“保不 X₁”和“保不 X₃”的主要对立整理成下页的表格。“保不 X₁”意义具体，客观性强而主观性弱，语音上相对没有弱化；“保不 X₃”意义抽象，客观性弱而主观性强，语音上出现弱化（不可重读）。因此，我们相信存在从“保不 X₁”到“保不 X₃”这一方向的情态化。

| | 保不 X ₁ | 保不 X ₃ |
|--------------|-------------------|-------------------|
| (语音) 可否重读 | 可 | 不可 |
| 有无肯定形式“保得 X” | 有 | 无 |
| 主语的属性 | 语法主语 | 言者主语 |
| 对命题事件的态度 | 如意 | 不如意（态度泛化） |

表 1

2. 4 “逻辑隐涵”说的困境

据李明（2008），带宾语小句的动词转变为情态副词的主要有保证义、恐怕义和估想义三类；其中，古汉语（包括近代汉语）的“保、管、管保、准保、保准、保证”，以及现代方言里的“保险、包保”都可以用来表示“必然”。针对保证义的动词发展出认识情态词用法的现象，Traugott & Dasher (2002)、沈家煊（2003）、贝罗贝等（2008）和李明（2008）等都进行过讨论。

从[保证]到[必然]存在坚实的语义基础。“保证”这一词义本身保证了它既可以用在“行域”，又可以用在“知域”和“言域”（沈家煊 2003）。贝罗贝、李明（2008）认为“保”等词用如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s）时转化为必然义，[保证]隐涵（implicate）[必然]，因为有如下常理：

(13) 我保证某事发生→某事一定发生

可是这样的隐涵关系不适用于[不保证] > [可能]，即不能认为“既然有[保证] > [必然]，而[不保证]是对[保证]的否定，[可能]是对[必然]的否定，所以自然就有[不保证] > [可能]”，原因有三。首先从语义逻辑的角度来说，[不必然]隐涵的是“[可能]且[可能不]”，而非仅仅[可能]。从交际策略的角度来看，当人们说“我不保证某事发生时，实际上是在委婉地否定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主张它可能发生。“不一定 not necessary”相当于“可能不 possible not”（Palmer 2001:91，戴耀晶 2007）而非“可能”。从例(1)至(4)的 b 句和(6)至(11)句可知，“保不 X₃”表达的确信程度只略低于“必然”，说话人倾向于肯定命题的真实性。其次，前面已经说过，“保不 X₃”后续的命题多为不如意的事件，“保不 X₁”则一般引出如意事件。第三，“保不 X₃”与后续命题之间在语音上可以停顿，或者可插入语气词，而“保不 X₁”没有发现这样的用法。这些现象都是逻辑隐涵说所不能解释的。

3. “保不 X” 情态化的两条路径

既然现有的对于 [保证] > [必然] 的解释不适用于“保不 X”所发生的 [不保证] > [可能], 这就要求我们寻求新的思路来解释它的情态化。下面提出两条可能的情态化路径。

3. 1 路径一：单句内否定与疑问焦点的互动

3. 1. 1 从歧义入手

当“保不 X”前面没有可能理解为保证主体的名词短语, 并且后续小句内含有疑问形式时, 这个“保不 X”可以理解成“保不 X₁”, 也可以理解成“保不 X₃”。疑问形式一般出现在状语、主语和宾语(包括它们的定语)等位置上, 如:

- (14) 我清楚演艺圈哪个男演员是靠吃软饭脱颖而出的, 也知道哪个女演员是通过与导演上床而一夜成名的。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真的变成影帝时, 嫉妒我的人指指点点, 媒体越来越放肆, 保不准哪一天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 (15) 传达室的老邢则多次摊开双手对楼里的人们说: “我一双眼睛偏有两张眼皮, 它们总得眨巴不是? 这楼又有南北两个出口, 实在保不齐哪个坏家伙就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还是悬请各位自己注意也互相照应吧!”(刘心武《一窗灯火》)
- (16) 张岚波道: “我听说这舞与黑狐狸精有瓜葛, 倘若狐仙有灵保不定会弄出什么是非来,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读者》合订本)

例(14)至(16)的“保不 X”后续小句中均含有特指疑问形式, (14)出现在状语位置, (15)出现在主语的定语位置, (16)出现在宾语的定语位置上。此外, 疑问形式不限于特指疑问, 也可以是选择问, 如(17)中的“一年半年”就可理解为“一年还是半年”:

- (17) 娃你还年轻, 人又长得好, 外面的世界大, 保不准一年半年的, 你就遇到个好人了。(王华《旗》)

以(14)为例, 它可解读为“不能保证(自己被‘潜规则’的丑闻)上娱乐报头版头条的是哪一天”, 即“保不 X₁”式的理解; 在“保不 X”前可加上“谁(也)”, 或者改成以“你/谁保得 X”开头的反问句。同时, (14)又可解读为“可能在某一天(丑闻)就上了娱乐报头版头条”, 即“保不 X₃”式的理解; 可以将“保不 X”替换成“搞不好”或“可能”, 或在“保不 X”后插入停顿或语气词。(15)至(17)均可如此类推。

很明显, “保不 X”在这些句子里有两解的关键在于: 第一, “保不 X”前不出现表示保证主体的名词短语, 致使“保证”义不彰显; 第二, 疑问形式的真性疑问和不定用法在形式上没有区别, 于是真性疑问对应“保不 X₁”, 不定用法对应“保不 X₃”。我们把这样的(甲)前面无可理解为保证主体的名词短语、(乙)辖域内谓语动词以外的部分含有特指或选择疑问形式的“保不 X”记作“保不 X₂”。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本文将“保不 X₂”与“保不 X₁”、“保不 X₃”并列, 但它跟后两者不同, 并不代表“保不 X”的一个独立义项, 而是“保不 X”可出现的一种特定的句法环

境，标写成“保不 X₂”只是为行文方便。

3. 1. 2 引申路径

如表 2 所示，当听/读者认为“保不 X₂”具有 *pro* 充当的语法主语、后续小句内的疑问形式表达真性疑问（这两者相伴始终）时，“保不 X₂”的语义解读同“保不 X₁”；而当他们认为“保不 X₂”具有言者主语、宾语小句内的疑问形式是不定用法（这两者也相伴始终）时，“保不 X₂”的语义解读同“保不 X₃”。由于 *pro* 是无语音形式的代词（与本文相关的是第一人称代词），更高层次的言者主语是“隐涵”的，同样无语音形式，两者没有形式区别；而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疑问形式在真性疑问和不定用法上也没有形式区别，于是“保不 X₂”为“保不 X₃”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换言之，是“保不 X₂”代表的句法环境诱发了“保不 X₃”。

| | 句法环境 | | 后续小句所表事件是否如意 | 语义解读 | |
|-------------------|------|-----------------|--------------|--------------|------|
| | 主语 | 宾语 | | | |
| 保不 X ₁ | 语法主语 | NP 或 <i>pro</i> | 不必含特定疑问形式 | 如意/— | 不能保证 |
| 保不 X ₂ | | <i>pro</i> | 必含特定 疑问形式 | 真性疑问 不定用法 | |
| 保不 X ₃ | 言者主语 | | 无疑问形式 | 不如意 | 可能 |

表 2

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关于“保不 X”情态化路径的第一种假说：

$$(18) \text{ 保不 } X_1 \rightarrow (\text{保不 } X_2) \rightarrow \text{保不 } X_3$$

3. 1. 3 引申机制

“保不 X₁”之所以能经过“保不 X₂”得出“保不 X₃”的解读，与否定词具有焦点敏感性有关。

戴耀晶（2007）认为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较肯定句为弱，因为对否定对象的认定不同会造成句子的歧解；同时他又指出某个否定句的一种解读往往优先于其他可能的解读。针对否定句存在“优势理解”现象，李宝伦、潘海华（2005，转引自胡建华[2007]）提出如果否定词后面有焦点存在，否定词否定焦点。胡建华（2007）虽然坚持即使否定词的辖域内有焦点，否定词也并不直接否定焦点³⁾，但是承认否定词在语义上否定的是一个 VP 子集：例如，在“我不买今天的[报纸]^f”⁴⁾中，VP “买今天的[报纸]”是 VP “买今天的 x”的一个子集，这个子集被否定了。因此，我们或许仍然可以这样理解：VP 的其他子集，如“买今天的杂志”、“买今天的机票”等等并没有被否定，甚至可以说否定的同时肯定了“买了今天的报纸以外的东西”。胡建华（2007）的主张有其句法理论上的考虑，这里不做讨论；但是否定词具有焦点敏感性（focus sensitivity）是一个被普遍认识到的事实，否定词

辖域内的焦点——而不是非焦点——更容易被感知为否定的对象，这种看法更容易得到母语说话者的语感的支持。

汉语句子的常规焦点在句子的尾部，那里通常是谓语动词（含形容词）、宾语和补语等出现的位置。可是当句子出现真性疑问时，焦点就被指派给疑问成分，原先的常规焦点则被“去焦点化”。基于上述对否定和焦点的关系的思考，当“保不 X_2 ”右侧（辖域内）的疑问形式被理解为真性疑问时，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否定“效力”从常规焦点转移到了疑问形式被赋予的焦点上。

以(14)为例分析如下：

- (19) a. 保不准_{[CP[NP PRO^S]]}_{[VP[PP 哪一天]^F]} _[VP 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
b. 保不准_{[CP[NP PRO]]}_{[VP[PP 哪一天]]} _[VP 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
c. 保不准_{[CP[NP PRO]]}_[VP 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

(19a)表示说话人不能保证的不是“上娱乐报的头版头条”，而是（准确预测出）“上报”是在“哪一天”；于是，“上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保证”了。(19b)是“哪一天”被“去焦点化”后、即理解为不定用法的结果，作为“不能保证”的“保不 X ”中所含的大部分否定效力被原先的疑问焦点消耗掉，余下不多的否定效力使强确定的“完全能保证 > 一定”变为弱确定的“大致能保证 > 很可能”，此时就句子肯定的部分而言“保不 X_3 ”已呼之欲出了。在此基础上，由于无标情况下仅凭形式无从判断疑问形式是真性疑问还是不定用法，人们可以把疑问形式理解成不定用法，这时就会注意到它对整个句子的语义贡献度是很微小的——“上报”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的，特地指明“是在‘某天’上报”并没有多大意义。于是在经济原则的驱动下，既然疑问形式对整句的语义没有什么贡献，干脆就不要出现了。到(19c)这一步，无论是语义还是形式，就都是“保不 X_3 ”了。这之后，停顿或句中语气词可以插入到“保不 X ”和后续小句中，这标志“保不 X_3 ”这一语义的固定载体已经完全形成。这样的说明也适用于像(17)“一年（还是）半年”那样的可理解为选择问的疑问形式。

3. 1. 4 路径一的合理性

前面说过，主张“保不 X_3 ”是“保不 X_1 ”逻辑隐涵的结果时，将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如何解释“保不 X_1 ”所辖的都是如意的事件——这很自然，因为希望得到保证的事项一般都是符合欲求的——而“保不 X_3 ”则多是不如意的事件。如果采用上面的分析，主张“保不 X_3 ”是从“保不 X_2 ”这个特定的句法环境里演变而来的话，这个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当“保不 X ”后续小句出现作为真性疑问理解的疑问形式时，这个小句并不陈述事件，而是提出问题。既然不是陈述事件，就谈不上如意或不如意了。这一特点在例(5)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 (20) =(5) 据经营者透露，他们的货有的是直接从工厂购进，有的则是几经倒手的“转手货”，连他们自己也保不准这种“转手货”是真是假。

另一方面，一个人本该知道的、能保证的事情却不知道、不能保证，不得不提出问题来寻求答案，这本身是一个糟糕的、不如意的情况：“转手货是真是假”无所谓如意不如意，可是最应该知道“转手货是真是假”的经营者却不知道、做不了保证，这就不如意了。换言之，当后续小句中的疑问形式被理解为真性疑问时，后续小句与（不）如意无关，而“保不 X+后续小句”整体则与不如意相关联，产生出“不如意”这一会话含义。

而当疑问形式被解读为不定用法，或者甚而自身不出现，即产生“保不 X₃”这一语义解读时，已经产生的不如意的会话含义却仍需要“宿主”。这时就只能通过限制 VP，只允许不如意的事件进入“保不 X₃”的辖域，由此来保持句子整体所附带的不如意的意味。因此“保不 X₃”的核心功能应该是引入一个可能的、令人担忧的状况，可以说它是“担心—认识情态”（apprehensional epistemics，参见 Lichtenberk 1995 和高增霞 2003）的一个标记词。

至于出现“保不 X₃”后允许中性甚至如意事件的情况，从“担心—认识情态”标记词的进一步虚化的角度来看，是顺理成章的。首先，“担心”可以是因为事态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是因为它对自己移情的对象不利。例如(21)中的“当歌星”固然是好事，但如果它会使父亲受到惊吓，那么就完全有理由引起说话人的担心：

(21) 爸，我可不跟您开玩笑。我得几条路子呢，我打算跟人家去学学唱歌，保不齐就当了一个歌星吓吓您！（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其次，诱发“担心”情绪的，可以是因为被陈述的某个事态，也可以是因为对该事态进行陈述这个行为本身，特别是当自己陈述的观点可能同他人形成冲突，由此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时。例如：

(22) 高瑞看看他，忍不住笑道：“东家，保不准事情有变化，您也太过虑了，书上不是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一成大掌柜没您想的那么聪明，想不出那步棋呢？”（电视电影《乔家大院》）

从上下文来看，“事情有变化”应当指的是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显然“东家”不是这么想的，因为说话人指出东家在“过虑”、“成大掌柜可能没有您想的那么聪明”。于是，说话人的看法“事情可能有变化”就会跟听话人的既有观念相冲突。对这种冲突的可能出现，说话人表示“担心”。

无论是(21)那样的情况，还是(22)那样的情况，表明“担心”都是一种向对方示好的行为，遵循交际中的礼貌原则；“担心”是在人际层面，不在事件层面。这种用法一旦多了，礼貌的意味便逐渐消蚀，当人们不能明显感觉到其中有说话人刻意表现的礼貌时，一个担心—认识情态标记词就成为纯粹的认识情态标记词。

3. 2 路径二：假设关系复句内偏句的重新分析

3. 2. 1 另一种思路

路径一有一个隐蔽的前提，即承认“保不 X₃”跟后续小句在发生学上有述宾关系：“保不 X₃”的后续小句本来是宾语小句，由于所含的疑问形式有歧解，其中的一种解释导致“保

不 X”发生重新分析。但是这个前提是不是可靠？“保不 X₃”是否可能不从述宾关系里发展出来呢？

我们知道，假设关系复句的偏句内的成分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表达认识情态意义，例如“搞（弄/闹）不好”：

- (23) a. 如果教育搞不好，尤其是基础教育搞不好，企业就会大受影响，就招不到素质好的工人。
- b. 这科技不是咱农民干得了的，搞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可不是闹着玩的。
- c. 小心这小子，搞不好他还有手枪呢，不如先把他们关起来再说。

(23a)中的“搞不好”说的是“不能把（基础）教育搞好”；(23b)的“搞不好”可以理解为“不能把科技搞好”，也可以理解为“可能”；而(23c)里的“搞不好”就只能理解为“可能”了。“可能”义的“搞不好”与后续小句在发生学上没有述宾关系，“搞不好”原是假设关系复句的偏句中的谓语动词，只是因为关联词语不出现，并且“搞”的论元认定不清晰，才使“搞不好”发生重新分析⁶⁾。

“保不 X₃”与后续小句在结构上的关系是松散的，表现在它们之间可以插入停顿或句中语气词，这促使我们思考“保不 X₃”是否也有可能经历过一条与“搞不好”相似的虚化路径：

- (24) a. 如果 保不 X₁ r, 那么 q。 (如果不能保证 r, 那么 q)
- b. 保不 X₁ , q。 ([如果]不能保证, [那么]q)
- c. 保不 X₃ q。 (可能 q)

(24a)中的 r 是“保不 X₁”的宾语论元，可以是名词短语或小句。由于 r 在上下文明晰的情况下可承前省略，而关联词在汉语里的隐现又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24a)完全可能以(24b)的形式出现，而(24b)与(24c)在形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3. 2. 2 假设关系复句与盖然性认识情态的语义同构性

路径二之所以主张是假设关系，而非其他关系的复句，是因为认识情态归根结底说的是非现实的世界，而复句中能言及非现实世界的，只有假设关系（包括“即使”、“就算”一类虚拟让步）复句。

假设关系与可能世界，以及假设关系复句的偏句与表示 [可能] 的情态词是相通的，因为“假设世界”是“可能世界”里的一个，前者单向蕴涵后者。戴耀晶（2007）指出：“句子中用上情态助动词‘可能’以后，肯定句的语义是表示存在多个可能世界，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相应的否定句（否定标记在‘可能’后面）则表示至少有一个[可能世界]是假的”。换言之，加上“可能”后的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无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至少在其中一个可能世界里是真的。同样地，我们可以说，当句子加上一个表示假设或条件的偏句以后，原句表达的命题至少在这个拟想的世界里是真的。例如：

生“可能”这一意义。

这两条路径虽然很不相同，但却未必互相排斥。路径一着眼于句子内部的句法、语义结构，路径二着眼于说话人的认识和言语运用。

本文是对现代汉语认识情态表达手段考察的一部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现代汉语认识情态表达手段主要有表3中的A至F六类。其中就句法表现而言，C类和D类可以看作是B类的语法化或词汇化程度还不那么高的边缘成员。虽然近年来从语法化等角度出发，对C至E类也有所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汉语学界在认识情态方面的研究大多还是集中在A、B、F三类上。而本文考察的“保不X”在整个表达系统里的位置是C类或D类。

| 句中位置 | 句法属性 | 例 |
|-------------|-------------------------|------------|
| 主谓之间 | A. 情态动词 | 能、会 |
| 句首或 主谓之间 | B. 情态副词 | 或许、必然 |
| | C. 带小句宾语的动词同第一人称主语的跨层结合 | (我)相信、(我)怕 |
| | D. 假设关系复句的偏句 | 搞/弄/闹不好 |
| 句尾 | E. 带小句主语的句子的谓语部分 | 也说不定、也未可知 |
| | F. 语气助词 | 吧 |

表3

4. 2 余论

4. 2. 1 “保不X”与“否定羡余”

无论是路径一还是路径二，“保不X₃”在形成初期都是一个“担心—认识情态”的标记词，后来进一步虚化为纯粹的认识情态标记词。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保不X”在下面这样的句子里产生“否定羡余”的现象：

(27) 首先，当前广告公司发展太多、太滥，几个连钱也数不利索、大写人民币壹到拾都不会写的人，只要能想办法从哪搞到一笔开办费，事成后再还回去，就能撮起一个广告公司，这等良莠不齐的广告公司，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a. 还保不齐不上一当。(1994年报刊)

b. 还保不齐上一当。

例(27a、b)两句说的都是“很可能上当”，可是(27a)“保不X”辖域内有否定词“不”，(27b)没有，这似乎说明在“保不X”后面的VP无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保不X VP”的语义解读都一样。但事实并没有这么单纯，如果“保不X”真能允许“否定羡余”，那么下面的(28a、b)两句应该也是同义的，可实际上却只有(28b)可接受。

(28) 他的运气向来很好，所以

a. ?/*保不齐这回不中彩票。 (?保不齐₁/*保不齐₃)

b. 保不齐这回中彩票。 (*保不齐₁/保不齐₃)

很明显,问题的关键在“上当”和“中彩票”,前者是不如意的事件,后者是如意的事件。由于“保不 X_1 ”总是跟如意的事件、“保不 X_3 ”多数情况下跟不如意的事件共现,因此当某个如意的事件是以句法上的否定形式(如“不上当”)出现在“保不 X ”后面的时候,“保不 X ”就被优先解读为“保不 X_1 ”,于是(27a)理解为“不能保证不上当”,即“可能上当”(注意:不是“可能不上当”)。相反,其肯定形式“上当”表达的事件反而是不如意的,于是“上当”前面的“保不 X ”被解读为“保不 X_3 ”,(27b)相应理解为“可能上当”。而(28)中的“中彩票”,其否定形式“不中彩票”表达的是不如意的事件,因此(28a)里的“保不 X ”不容易理解为“保不 X_1 ”,但若理解为“保不 X_3 ”则会同前一分句产生语义上的矛盾;另一方面,(28b)中“中彩票”是如意事件,“保不齐”本可以理解为“保不 X_1 ”,可这样一来也会跟前一分句产生矛盾,所以只能理解为“保不 X_3 ”。

由此可见,“保不 X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允许“否定羨余”。跟“怀疑”(参见刘承峰[2002])一样,“保不 X ”允许“否定羨余”只是片面的假象,(27a、b)两句的语义相同这一点跟 $0 \times 1 = 1 \times 0$ 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在共时平面内,“保不 X ”既有一个偏向否定的解读“保不 X_1 ”,又有一个偏向肯定的解读“保不 X_3 ”。不仅如此,这种“否定羨余”的成立必须以“否定形式的VP为如意事件”这一条件为前提

4. 2. 2 否定与疑问在认识情态标记词形成中的作用

Van der Auwera &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指出“我不知道”(I don't know)也是盖然性认识情态的一个语义来源,但是他们没有涉及这一语义演变的过程或机制。本文的看法不仅可以为“说不定”、“没准”等认识情态意义的形成作出解释,或许也可以在考察由“我不知道”义等转为表达认识情态意义的“情态化”的动因时提供启发。

汉语的“也未可知”和日语的“~ka.mo.sire.nai”等都是由“不知道”转义为“可能”的例子。我们认为从“不知道”直接引申出“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当说“我不知道明天天下不下雨”时,说话人认为“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而绝不是“明天可能下雨”。因此,这一引申是否可能有跟“保不 X ”相似的过程呢?这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的课题。

注

- 1)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录了“保不定”、“保不齐”、“保不住”三个词,认为“保不住”有能性述补结构和认识情态两种用法,而“保不定”、“保不齐”只有认识情态而无能性述补结构的用法。但从实际用例来看,“保不准/住/定/齐”都是两种用法兼具的。
- 2) 我们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CCL语料库)中找到85例可以理解为“保不 X_3 ”的用例,其中“保不 X_3 ”后接小句表示中性或如意事件的,不超过12例,占全部用例的14%。
- 3) 胡建华认为否定词否定由焦点投射而成的焦点词组FP(即focus phrase),而语义上的FP与句法上的VP形成FP=VP这样的对应关系。

- 4) 我们沿用胡建华(2007)的标写法, []^F表示[]内是焦点。
- 5) *PRO*代表承前省略的“我自己”等,下同。
- 6) 对“搞不好”语法化过程的详细讨论,可参看李佳樑(2008)。

参考文献

- 贝罗贝、李明(2008)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A],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C]: 1-2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 戴耀晶(2004)试说“冗余否定”[J],《修辞学习》(2): 3-6.
- 戴耀晶(2007)关于汉语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问题[A],徐杰、钟奇主编《汉语词汇·句法·语音的相互关联》[C]: 127-139,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
- 高增霞(2003)汉语的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和“别”[A],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C]: 412-428,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 胡建华(2007)否定,焦点与辖域[J],《中国语文》(2): 99-112.
- 李宝伦、潘海华(2005)焦点与汉语否定和量词的相互作用[A],徐烈炯、潘海华主编《焦点结构和意义研究》[C]: 208-23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佳樑(2008)现代汉语的实据性及其表现,第3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明(2008)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J],《中国语文》(3): 228-238.
- 刘承峰(2002)对“冗余否定”一例的再思考[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4): 83-86.
- 鹿钦佞(2008)“搞(弄/闹)不好”的功能及其语法化[J],《汉语学习》(1): 37-44.
- 沈家煊(2001)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4): 268-275.
- 沈家煊(2003)复句三域“行、知、言”[J],《中国语文》(3): 195-204.
- [Harima]播磨桂子(1998)「かもしれない」の成り立ちについて[J],『日本文学研究』(33): 191-207.
- Lichtenberk, Frantisek (1995) Apprehensional Epistemics [A].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C]: 293-32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ga]須賀一好(1995)「かもしれない」の意味と蓋然性[J],『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第35号.
- Sweetser, Eve(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Dasher, Richard 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Auwera, Johan and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 79-124.